

市场星报

安徽人的生活指南

2020.12.12
星期六 庚子年十月廿八
今日4版 第7512期

全国数字出版
转型示范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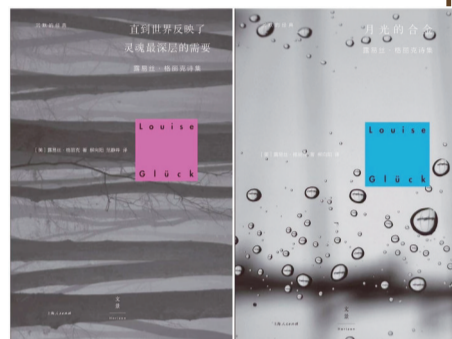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阅 WEEKLY 周刊 读

历史上第四次取消“诺贝尔周”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露易丝·格丽克在自家花园受奖

因为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原本应于12月5日至13日例行举办的“诺贝尔周”，不得不在2020年宣布取消。这是自两次世界大战及1956年之后，诺贝尔历史上第四次取消包含获奖演说、颁奖典礼、晚宴在内的“诺贝尔周”。

基于此，2020年的诺贝尔奖被分散在了各地颁发。日前，美国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在家中接受了属于她的文学奖奖章和证书，并发表了获奖演说。宗禾



布莱克成为交谈对象

(以下为露易丝·格丽克演说稿节选)

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大概是五六岁吧，我的脑子里上演着一场竞赛，一场能够选出世界上最伟大诗作的比赛。有两首诗进入了决选名单：威廉·布莱克的《小黑孩》和斯蒂芬·福斯特的《斯旺尼河》。我祖母的房子坐落于纽约长岛南岸的西达赫斯特村，当时我就在那座房子的次卧里来回踱步，像我习惯的那样，在脑中默默地而非出声地背诵布莱克那令人难忘的诗，同样，也在脑中默默地哼唱福斯特的沉痛、凄凉的歌。

我为什么会读到布莱克还是个谜。我想在我父母家，除了更加常见的有关政治、历史的书和大量的小说，还有少量诗集。但我总是把布莱克和祖母家联系起来。我的祖母不是个好读书的女人，但她那儿有布莱克《天真与经验之歌》，还有一本小书，汇编了从莎士比亚戏剧中选出的歌词——有不少我都能背诵。我格外喜欢《辛白林》中的歌，或许当时一个字也不懂，却能清楚地听到那语调、格律、铿锵的祈使句，这令一个胆怯恐惧的孩童格外兴奋。“墓草长新，永留记忆。”我也希望

如此。

这类为了荣耀和至高奖赏而开展的比赛，对我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；我启蒙时期最早读过的神话里充满了这类比赛。即使我很小的时候，在我看来，世上最伟大的诗就是高级荣誉中最高级的那种。这也是父母培育我和我妹妹的方式，我们要去拯救法国（圣女贞德），要去发现镭元素（玛丽·居里）。后来，我开始认识到这种等级制思维中的危险和局限性，但对于幼年的我来说，发奖这件事却非常重要。会有一个人站在山巅，从很远处就能看见，那是山上唯一引人注意的东西。站在下面一点点的人就看不见了。

或者，我说的人在这里也可以换成诗。那时我非常确信，不知为何，布莱克一定知道我脑子里的这场比赛，而且对结果十分关心。我知道他已经死了，但我觉得他还活着，我能听到他对我说话的声音，被伪装起来了，但依然是他的声音。我感到他只在对我说话，或是专门对我说话。我感到自己被选中，非常幸运；我也感到，我格外渴望和布莱克说话，而和莎士比亚一道，他已经成为我交谈的对象。



每部诗集都是精巧的织体

早在10月8日，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，将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，以表彰她在文学上的成就。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是：“她用无可辩驳的诗意嗓音，以朴实的美感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。”

从1968年第一本诗集出版，这50年间她已经有11本诗集。她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之处的把握，导向人的存在根本问题，爱、死亡、生命、毁灭。自《阿勒山》开始，她的每部诗集都是精巧的织体，可作为一首长诗或一部组诗。

格丽克出生于一个敬慕智力成就的家庭。她在随笔《诗人之教育》一文中讲到家庭情况及早年经历，她的祖父是匈牙利犹太人，移民到美国后开杂货铺谋生，但几个女儿都读了大学；唯一的儿子，也就是格丽克的父亲，拒绝上学，想当作家。但后来放弃了写作的梦

想，投身商业。

格丽克的母亲尤其尊重创造性天赋，对两个女儿悉心教育，对她们的每一种天赋都加以鼓励，及时赞扬她的写作。格丽克很早就展露了诗歌天赋，并且对诗歌创作野心勃勃。

如何欣赏格丽克的诗歌？

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提到，格丽克的诗性声音令个体的存在拥有了广泛的意义。

她的诗歌写作有许多让人颇费思量的地方，只要你对每首诗细细勘察，都会遇到一些难解之处。她将个人体验转化为诗歌艺术，极具私人性，却又备受公众喜爱。

但另一方面，这种私人性绝非传记，这也是格丽克反复强调的。她曾说：“把我的诗作当成自传来读，我为此受到无尽的烦扰。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，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，让我感兴趣的，是它们似乎是……范式。”

